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生命接力

愉韻度曲

梁君度

9月8日，我陪着一位重症病人，完成了一場跨越珠江口的生命接力。這一路，讓我真切感受到兩地醫療中那些溫暖而光亮的部分。從廣州到香港100多公里，彷彿是一幅流動的醫者仁心圖，有溫度，也有光芒。

在廣州一家三甲醫院，走廊裏的等待格外漫長。朋友幾經周折聯繫上的廣東急救團隊一早趕到，他們專業的裝備讓我安心。辦妥出院手續，病人被抬上車時還插喉管、戴呼吸機躺在擔架上，而窗外珠江邊人來人往，那一瞬間，現實如此割裂，又如此真實。

到了深圳灣口岸過關時，我原以為會耗上很久。正是颱風天氣，大雨滂沱，邊檢人員撐着雨傘來回奔走，快速核驗跨境醫療文件和身份證、回鄉證，只用了20分鐘。電子化登記取代了以往厚厚的紙質材料，彷彿時空悄然對話，通關已不再是昔日的模樣。

香港八號風球剛落，口岸有十多位來自海關、入境處、警務處和醫院的救護人員在等候。風雨中，他們的默契令人動容。我提供身份證，簡單地簽署幾份文件，馬上便車過車，將病人轉移到香港救護車上，而車一啟程，車上醫護人員便將病人的生命體徵迅速錄入系統，傳統醫學中的「望聞問切」，在現代科技裏有了新的回聲。

抵達屯門醫院時，我一時找不到病人的身份證，醫護人員輕聲說：「先用回鄉證登記，入急症室要緊。」沒有遲疑、沒有繁瑣，一切迅速而不失體貼。急症室裏，醫生沉穩地檢查、分析、制定方案——他們專注的神情，讓我想起《大醫精誠》裏那句話：「見彼苦惱，若己有之。」

這一場接力，不僅關乎醫療的技術，更關乎體恤與合作。內地與香港的醫療資源，在大灣區的框架下彼此支撐，碰撞出既高效又充滿關懷的火花。

站在屯門醫院的走廊，我聽見救護車的鳴笛與遠處維港的潮聲交織在一起。那一刻我明白：真正的進步，不只是科技的飛躍，更是制度中透出的溫度，和人心裏永不熄滅的光。

最後要提一下的是，現時香港有數十萬老人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城市養老，萬一有事，要緊急送回香港治療，一點不用擔心，只要找家救護車公司，直接送回來，一切都會很順利。

山河銘記 以樂詠志

眺弦雅音

姚珏

9月3日我有幸參加了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當天晚上，還舉行了《正義必勝》文藝晚會。

晚會的序幕就是音詩畫《山河銘記》，帶領觀眾重溫那段刻骨銘心的歲月。歷史不會忘記，正如習近平主席在閱兵式上講話指出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艱苦卓絕的偉大戰爭。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以錚錚鐵骨戰強敵、以血肉之軀築長城，取得近代以來反抗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我們祖國的音樂作品也記錄了這段可歌可泣的歷史。我想告訴香港年輕一代的樂手們，可能你們覺得歷史課本離生活很遠，但當你們親手拉響一段抗戰時期的民謠改編曲時，指尖流淌的不僅是音符，更是血脈相連的文化基因。我們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1935年5月在上海上映的華語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歌，由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當時就是抗戰歌曲，鼓舞了軍民士氣。

這次閱兵儀式上也選取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開場的4首歌曲聯唱就讓大家感受到當年的烽火，感受到音樂的力量。《松花江上》唱出「我的家」，怒吼「九一八」，讓大家淚目；《在太行山上》則反映出中國抗戰的堅韌和意志；《保衛黃河》是全民族團結一心獲得勝利的氣勢；《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則唱出了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才讓大家真正站起來強起來，走向美好未來。

我們作為音樂家，一定要通過旋律講好歷史，傳承好文化之根。香港的年輕藝術家一定要更多了解祖國的文化歷史，非常感恩有這些抗日領袖、抗日軍民為我們奮鬥和犧牲，才有我們今天美好和平的生活。我們音樂家，最重要就是要理解我們的文化，了解祖國的發展，才可以用音樂講好我們中華優秀文化，講好中國故事。

10月18日至19日，我們香港弦樂團將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辦兩場音樂會，慶祝國慶76周年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以交響樂章緬懷歷史、歌頌家國，凝聚民族情感。音樂會由我邀請深圳交響樂團音樂總監、指揮家林大葉共同呈現，匯聚深港兩地頂尖藝術力量，不僅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交融的生動體現，更通過《鐵道游擊隊》《人民萬歲》等經典樂曲，重溫烽火歲月中的奮鬥精神，再現國家發展的盛世華章。

香港在抗日戰爭中也有特別貢獻，當年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營救很多文化名人和外國友人，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閱兵儀式上握手的抗戰老兵之一，就是94歲的香港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海上中隊通訊員、保衛員羅競輝。未來很需要繼續通過宣傳教育，增加香港市民對歷史的了解，厚植家國情懷。音樂藝術就是最好的平台，希望年輕的藝術家傳承這份愛國情懷與堅韌不拔的精神，以實際行動貢獻社會，守護我們共同的家園，以史為鑒、以樂詠志，共同奏響時代旋律。

不想陷入尷尬

水過留痕

少爺兵

突然接到多位演藝友人的電話，包括一位天王巨星的經理人，他們異口同聲地表示，最近在互聯網上他們無辜地被扯進某敏感話題。儘管對方指他們乃愛國人士，可是演藝人的身份在敏感話題上，往往會令他們處於尷尬之地。

演藝人指他們從不參與發表敏感話題的討論，因為有關政治的層面自有國家去處理，他們只是平民百姓的一員，擁有分辨是非對錯的能力，也相信對方亦沒有「惡意」，可能是演藝人均為公眾人物，若對敏感話題表達觀點，相信會更吸引網上觀看的群體，雖然對方說的是「好話」，對演藝人們來說卻是不願被扯進這潭水裏，能在成長的地方安居樂業，才是他們最大的期許，更不希望成為敏感話題的主角；不需別人來肯定他們的國民身份，若國家陷於危機中，相信自有不少國民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去保衛家人和國家，如果有人刻意地挑起某些事，對演藝人而言並不值得高興，反而會是一種煩惱，而且他們只是演員或者是職業歌星，為了謀生，不必過多地想政治問題。

筆者記得在若干年前，在某報章擔任娛樂版的採訪主任時，某天被上司召入辦公室，當時筆者有種「如釋重負」的喜悅，原來上司吩咐嚴禁記者問及演藝人有關政治問題。事實上，娛樂記者只會關心演藝人的「娛樂新聞」。老實說以經驗而言，要娛樂記者問有關政治範疇的事情，筆者亦覺得會是「老鼠拉龜，無從下手」！

故此，娛樂版記者從來不會想提及與政治有關的事。

百家廊

薅秧小調

潘鳴

快樂幸福的感覺是比較出來的。這是我正青春的歲月，從一片莊稼地裏獲得的體悟。

當時，我在川西平原一個生產隊插隊，與村民一道，四時風雨無阻，輪番侍弄各類農事。那個年代，機械化、智能化的跫音遙不可及，傳統農耕全靠人力，躬耕壟畝的艱辛自不必說。十八般農事，唯有夏日薅秧，能讓人品咂出快樂幸福的滋味——我說過，這樣的感覺，是「比較」出來的。

初伏前後，稻禾在水田裏拔節壯苗，進入它們的青春期。按舊時農作的講究，這段日子，農人得下田薅秧，用腳丫子為秧窩鬆泥、舒根，兼帶掐秧蟲、除稗草。前前後後，一壩田要薅弄三遍，追三撥農家糞肥。

集體化時期，大田薅秧必然是打「人海戰」。我們同一生產小隊男女老少的「勞動力」們，隨着隊長出工哨音吹響，齊刷刷聚集在連片的秧田邊。各人高挽褲腿，手執一柄竹竿，列陣趟下水田。炎夏艷陽灼灼，薅秧人頭戴草帽或搭一張汗巾，原野時有小風拂掠，腳下泥水浸潤幾分微涼，來自雲天的熱浪也就不那麼咄咄逼人。況且，薅秧勞作的體態是自然直立而悠悠緩行的，比起支着肩膀的荷擔負重、伏下腰身的揮鐮刈割、掄起雙臂的奮力脫粒摔打，勞動強度大為減輕。整個農作過程，薅秧人的身心是鬆弛的，肌體是舒張的。用不着緊咬牙關，以「奮戰」的方式和「爆發」的力度透支體能，乃至揮汗如雨，筋疲力盡。

薅秧當然也有技術含量：人在田中，需以左腿作為身體承重支點，右腿虛抬，伸向秧窩，五趾連帶前腳掌，繞着秧蔸輕重適度地夯一圈。把板結的田泥拱鬆，將糾纏的根鬚捋順，讓稻禾更為充分地汲納陽光水分和肥力。薅秧人的腳丫子那一刻靈動無比，在秧窠之間迂迴繚繞，深入淺出，看上去，像是演繹原始樸拙的舞蹈。沉靜清澈的田水隨之起了波瀾，淤泥如蘑菇雲，一朵一朵騰捲泛漫，我們薅秧人，個個成了雲端上的遊仙！

那樣的時辰，薅秧人心中的輕鬆與歡愉猶如小鳥一樣撲騰。嘴上就閒不住，你一句我一句，聊些道聽途說的新鮮事，擺一擺村墟逸聞，講幾則逗人嘻哈的俚俗笑話。有年輕小伙情不自禁，對着藍天白雲紅日頭，扯開嗓子美美吼上一曲。那陣子，當然沒有「情歌」可唱，就來一曲《沙家浜》裏新四軍指導員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陽澄湖上，蘆花放，稻穀香，岸柳成行……」相隔幾行秧苗，並列着同樣正值妙齡的鄰家姑娘，小伙的戲腔聲聲入耳，撩惹着一顆芳心。我們都看出端倪：兩人互有好感，但是，那一層窗戶紙畢竟還沒戳破。姑娘低頭默不作聲薅她的秧，臉蛋上卻暈出兩團桃花紅。

水田裏，薅秧人的佇列漸漸錯落成雁陣，不再整齊劃一。輕鬆的勞動讓各人似乎都心有旁騖，但卻絕非心不在焉。右腳丫在泥水中憑着感覺一寸寸探、拱、繞、夯，不會草率對待任何一株稻禾。同時，目光像鷹隼一樣細細巡睃着面前每一叢秧葉。以啃噬葉莖寄生的稻苞蟲隱蔽在秧葉背面，捲起葉瓣為自己搭個秘密掩體。與穀苗爭搶營養的稗草喬裝成與禾苗形色幾乎完全相似的模樣，混跡於密匝的秧叢中。然而，一切都逃不過農人的慧眼。薅秧人時不時精準出手，將秧蟲掐滅，或盛入簍子拿回家飼餵雞鴨。稗草被一棵棵從水田裏拽出來，扔上埂坎，任烈日暴乾作引入柴。

我們順着秧行一路向前薅行，偶有際遇，或是驚喜、或是驚慄。一不小心，可能與一條盤曲秧窩邊的小水蛇狹路相逢。小長蟲是「青竹標」，無毒，不會襲人。受到薅秧人竹杖的驚擾，牠扭頭曲身游弋逃遁，轉眼便無影無蹤。有人被半寸螞蝗叮咬了腿肚，卻全然不知。待到感覺癢痛，低頭看時，那軟體蟲已有半身拱入肌膚，扯拔不出。被叮咬者並不慌張，呼叫旁邊抽煙葉的大伯過來，只消用煙鍋頭貼近一熏，螞蝗立即退出，癱軟如泥。薅秧人用清水往叮咬處一番澆洗，並無大礙。

有時會冷不丁邂逅一隻董雞。那真算得上是稻田尤物，頭頂有雞冠狀的紅色額甲，體態優雅如鶴，通體羽毛黑裏透着銀灰。薅秧人一愣，還沒回過神，那尤物翅膀一拍，驚鴻一瞥飛往遠處竹樹林盤裏去，撒落一串空靈的啼鳴——咯董、咯董……「董雞」是鄉人的稱呼，顯然是因聲而名。我後來從禽鳥科普資料上悉知，董雞另有雅號，曰「鳧翁」，這名字顯然更令人心動。臆想《詩經》中應有牠的影子，查閱古籍，一時卻並未覓見。

趁渾水摸魚，往往是薅秧臨近結束時唾手可得的一份福利。其時，薅秧人合圍逼近田坎終端，成群的稻田魚在渾水中迷失了方向，擠搡在秧溝一角掙扎蹦躂。男人和少年們一個個奮袖出臂，將雙手合成網口狀，一撈一個準。轉眼間，各人手上便以草結繩，提溜一串浪裏白條，眉開眼笑收工回家去。

是我把牠領回家

爽姐私語

林爽兒

身邊很多朋友都養寵物，養狗和貓是最普遍，之外又有人養倉鼠、養魚、養龜、養雀鳥、還有養蜥蜴等爬蟲類動物。我養得最多的是狗狗，這些年先後收養了十多隻，至今只餘下一隻似熊仔的黑色松鼠狗「樂樂」。

相信很多人都未見過黑色松鼠狗，牠小時候在寵物店一直無人問津，妹妹見牠幾個月都沒有人理，於是把牠買下來，改名「樂樂」。她把「樂樂」交給我，我當時已養了3隻被遺棄的狗狗，真的無法再收養，於是帶着「樂樂」返公司，問問有沒有同事肯收留牠，住公屋的同事十分喜歡，試帶牠回家，誰知半夜「樂樂」向着睡碌架床的朋友叫，牠可能怕黑吧！同事沒法子只好抱着牠睡。第二天同事把牠帶回給我，說不敢收留牠，怕被鄰居投訴連公屋都無得住。怎麼辦呢？我再去向另外一位同事求助，他一聽便說好，會把「樂樂」送給女朋友，咦！送女朋友？他是經常換女朋友的人，「樂樂」送了之後分分鐘無影，我立即擺手拒絕。

此刻除了我自己認領「樂樂」，再也別無他法了。我立定心意帶牠回家，誰不知回到家後，老大哥狗狗第一個不歡迎「樂樂」，追着要向牠示威還要噬牠，如此一屋亂籠，我只好把「樂樂」關在女兒房間，不放牠出來，以免惹到老大。就這樣維持了半年，老大才勉強接受新人加入。

從此「樂樂」正式成為家中一員，猶幸都屬小型犬，當中有隻特別溫馴的八哥仔，牠是最得我先生喜歡的，牠原來是一家八口，狗爸爸、狗媽媽因意外被撞死，其餘小狗已四散，我當時收養了兩隻，其中一隻被我女兒收養，得到一個非常之愛牠的主人，八哥仔留在我家，可惜前幾年病逝。如今我只剩「樂樂」。「樂樂」也15歲了，病痛漸多，今年還忽然患抽筋，第一次發病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半夜三更抱牠衝去24小時診所，醫生檢查完之後，說牠年紀大，多問題，不如讓牠安樂死。有沒有搞錯，抽筋不需要立即安樂死吧！我即刻帶牠回家，女婿找來一個可以送上門的氧氣箱，牠便在氧氣箱渡過難關。如今牠病到現在大半年了，也得到幾位好醫生幫忙，廖醫生、古醫生都很有心診治，「樂樂」直至現在還吃得睡得，不過偶然會再抽筋，又或者咳嗽、腳軟、腸胃不適，毛病多多。照顧牠真是很累，不過我們還是願意的，因為是我把牠領回家的，我們便要照顧牠一生一世。

●小熊仔「樂樂」溫馴可愛，已十五歲了。 作者供圖

九月三日閱兵之後

鵬情萬里

趙鵬飛

以後的人敘述歷史，或許會寫下這樣一句開頭：2025年9月3日的天安門閱兵，是一道分水嶺，世界格局從此開始不同。

東風-61、東風-5C等先進武器裝備的成體系展示，看似是一次戰鬥實力的靜態展示，實則清晰顯著地在世界格局上標出了一道轉折線。於中國而言，已然從軍工追趕歐美的時代，躍升到了按捍衛自身主權和安全所需研發的新階段，並深刻認識到，保持強大戰鬥力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實保障。於世界而言，國際力量對比和全球治理觀念已然發生深刻變化，單極霸權秩序難以為繼，倡導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秩序，將成為更多國家的共同期待。於整個人類的歷史和未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不容篡改。

這場盛大的閱兵式不止是國家實力的集中展示，其深遠影響，如湖面的漣漪，在普通人的生活裏擴散，並產生了諸多維度的深刻變化。

9月3日閱兵當日，央視現場解說一句「東風-5C液體洲際戰略核導彈打擊範圍覆蓋全球，全時戒備、有效威懾，以武止戈、砥定乾坤！」瞬間傳遍全世界。中國以外的人，直觀感受到的是震驚和震懾，還有極少心懷叵測的人，可能會感到惶恐。對於中國人而言，激動興奮的情緒，隨着昂揚的音樂初初散去後，湧上來更多的，可能是揮之不去的百感交集。

從1840年鴉片戰爭，國門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震破，民族的百年屈辱史由此開啟。內裏衰敗，外有列強，人民飽受苦難折磨，國家主權日漸淪喪。中英《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賠款2,100萬銀元，開放五口通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進北京，燒殺搶掠，萬園之園圓明園毀於一旦。中日甲午海戰，清政府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中日《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賠款2億兩白銀。美、日、英、俄、德、法、意、奧八國聯合入侵攻佔北京，簽訂《辛丑條約》賠款4.5億兩白銀，國家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泥潭。1931年，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1937年開始全面侵華戰爭，當年底，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首都遭屠城，戰火肆意蔓延，全民族罹難，如墮人間煉獄，無數仁人志士被激發，被喚醒，奮起抗爭，四處尋求救亡圖存的道路，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一段浸泡在血淚裏的史書，是每一個中國人無法釋懷卻自幼便要熟知的過往。

當日閱兵直播結束後，朋友圈裏，供職於各行各業的朋友，紛紛撰文追憶各自先輩經歷的苦難，付出的熱血與生命。社交媒體上，無數網友更是直抒胸臆，感嘆家國的不易與強大。歷史的宏大敘述是時代的興衰巨變，字裏行間則是一家一戶的細密有序。

閱兵當晚的文藝晚會，有一幕情景劇《永遠的番號》，受到了鋪天蓋地的討論。這幕劇是根據抗戰中發生在江蘇淮陰劉老莊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新四軍第3師第7旅第19團第4連的82名戰士，為掩護當地群眾和大部隊轉移，跟千餘名日軍戰鬥到最後一刻全部犧牲。劉老莊的百姓知道後，送了82名村中子弟加入部隊，保住了4連的番號。舞台上，當51歲的內地女演員劉敏濤說出那句「莫欺中華無肝膽，母親膝下百萬兵」，現場和屏幕前無數觀眾為之淚目。我看到有個年輕網友發彈幕說：「以前覺得歷史課沒勁，今天才懂『犧牲』就是好多媽媽等不到孩子回家。」

這次九三大閱兵的意義就在於此，母親盼不到參軍兒子回家的事，在這片土地上再也不會發生了。

漫步清邁

路地觀察

湯禎兆

清邁作為泰國北部重鎮，在諸多關於「KK園區」的負面新聞陰影下，似乎已非遊客首選。但當我一家人抵達，才發現情況並非如此。機場內專設的Grab等候區，標誌着當地旅遊業的現代化與實用主義。此舉，不僅是單純的便利，更折射出清邁在旅遊基建上的務實。反觀香港，網約車的法律灰色地帶，使得這種服務在機場難以落地，折射出兩地在法規與實際需求間的落差。

我們驅車前往帕辛寺（Wat Phra Singh），這座寺廟距尼曼區僅10分鐘車程，是清邁古城內最重要的寺廟之一。帕辛寺是典型的蘭納（Lanna）建築風格，其莊嚴宏偉的金殿與精緻的木雕令人讚嘆。步入寺內，一尊金碧輝煌的佛像映入眼簾，與四周繪滿佛陀生平故事的古老壁畫相映成趣。有趣的是只有遊客要付費，當地人天天來參拜則不用，令我們感受到泰國人的誠心。

參觀完寺廟，我們來到Oasis Spa，這是清邁聞名的按摩品牌。這家Spa設有老城區與尼曼區兩家分店，我們選擇了方便的尼曼分店。我們提前透過WhatsApp預約，享受了從酒店到Spa的貼心接送服務。一踏入Oasis Spa，空氣中瀰漫着淡淡的香茅與精油香氣，讓人瞬間放鬆。這也是我首次讓孩子接觸按摩，他們十分喜歡推油，椰子油又潤又健康，我們成人也可以有難得寧靜的時候。

按摩結束後，午餐時間到。我們前往位於老城區的Baan Landai Fine Thai Cuisine。這家餐廳與Spa距離不遠， Baan Landai以其精緻的泰國菜餚聞名。我們品嘗了口味濃郁的咖喱與鮮嫩的海鮮，每一口都是味蕾的極致享受。這裏的菜餚，不僅保留了泰國菜的傳統風味，又融入了現代的精緻感，不愧為米芝蓮食店。

傍晚時分，我們前往當天的重頭戲——清邁夜間野生動物園（Chiang Mai Night Safari）。我們提前在Klook上預訂了門票，並趕在4點前抵達。夜間野生動物園的魅力在於你能乘坐專門的電車，在夜色中近距離觀察動物。當夜幕降臨，動物們也變得活躍起來，在探照燈的照射下，長頸鹿、斑馬、老虎等動物在黑暗中還會探頭來吃我們的食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神秘與刺激。